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李文公集卷一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印鴻翥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二

李文公集　　　別集類一　唐

提要

臣等謹案李文公集十八卷唐李翺撰翺字習之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之裔也貞元十四年進士官至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户部尚書事蹟具唐書本傳其集唐藝文志作十八卷趙汸東山存稿有書後一篇稱李文

公集十有八卷百四篇江浙行省參政趙郡蘇公所藏本與唐志合陳振孫書録解題則云蜀本分二十卷近時凡有二本一為明景泰間河東邢讓鈔本

國朝徐養元刻之訛舛最甚此本為毛晉所刊仍十八卷或即蘇天爵家本歟考閻若璩潛邱劄記有與戴唐器書曰特假舊唐書參考李淛東不知何名或李翺習之全集出尚可

得其人然老矣倦于尋訪矣云云則似尚不以為足本不知何所據也翺為韓愈之姪婿故其學皆出於愈集中載答皇甫湜書自稱高愍女楊烈婦傳不在班固蔡邕下其自許稍過然觀與梁載言書論文甚詳至寄從弟正辭書謂人號文章為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詞惡得以一藝名之故才與學雖皆遜愈不能鎔鑄百氏

皆如已出而立言具有根柢大抵温厚和平
俯仰中度不似李覯劉蛻諸人有矜心作意
之態蘇舜欽謂其詞不逮韓而理過於柳誠
為篤論鄭獬謂其尚質而少工則貶之太甚
矣集不知何人所編觀其有與侯高第二書
而無第一書知其去取之間特為精審惟集
中皇祖實録一篇立名頗為僭越夫皇祖皇
考文見禮經至明英宗時始著為禁令翺在

其前稱之猶有說也若實錄之名則六代以來已定為帝制隋志所載班班可稽唐宋以來臣庶無敢稱者翺乃以題其祖之行狀殊為不經編集者無所刋正則失所別裁矣陳振孫謂集中無詩獨載戲贈一篇拙甚葉適亦謂其不長於詩故集中無傳惟傳燈錄載其贈藥山僧一篇韓退之遠遊聯句記其一聯振孫所謂有一詩者蓋蜀本適所謂不載

詩者葢即此本毛晉跋謂迺來抄本始附戲贈一篇葢未詳考振孫語也然傳燈録一詩得於鄭州石刻劉攽中山詩話云唐李習之不能詩鄭州掘石刻有鄭州刺史李翺詩云云此別一李翺非習之唐書習之傳不記為鄭州王深甫編習之集乃收此詩為不可曉苕溪漁隱叢話所論亦同惟王楙野客叢書獨據僧録叙翺仕履斷其實嘗知鄭州諸人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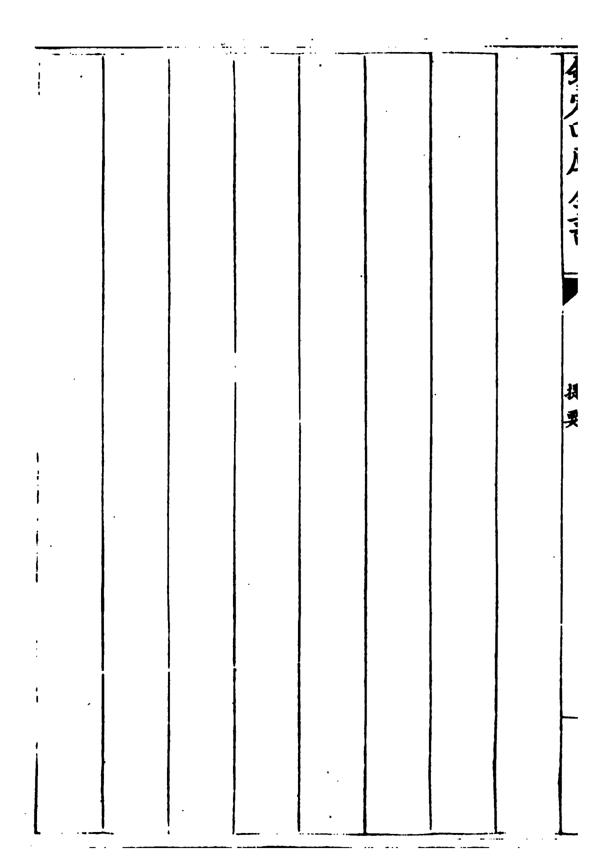
考考開元寺僧嘗請翺為鐘銘翺答以書曰翺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遜乎知聖人之道者也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紿乎下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觀其書語豈肯向藥山問道者此不刻亦如韓愈大顛三書因其素不信佛而緇徒務欲言其皈依用彰彼教耳楙乃以翺嘗為鄭州信之是

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至金山志載翺五言律詩一篇全勦五代孫魴作則尤近人所托不足與辨宋葉石林詩話曰人之才力有限李翺皇甫湜皆韓退之高弟而二人獨不傳其詩不應散亡無一篇存者計或非其所長故不作耳二人以非所長而不作賢於世之不能而強為之者也斯言允矣乾隆四十六年

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李文公集卷一

唐 李翺 撰

感知己賦 并序

貞元九年翺始就州府之貢舉人事其九月執文章一通謁于右補闕安定梁君是時梁君之譽塞天下屬詞求進之士奉文章造梁君門下者盖無虛日梁君知人之過也亦既相見遂於翺有相知之道焉謂翺得古人

之遺風期翺之名不朽於無窮許翺以拂拭吹噓翺初謂面相進也亦未幸甚十一月梁君遘疾而歿翺遊於朋友公卿間往往皆曰吾久籍子姓名於補闕梁君也翺乃知非面相進也當時意謂先進者遇人特達皆合有是心亦未謂知已之難得也梁君歿於兹五年翺學聖人經籍教訓文句之旨而為文將數萬言愈昔年見于梁君之文弗啻數倍雖不敢同德於古人然亦常無怍於中心每歲試於禮部連以文章罷黜聲光晦昧於

時俗人皆謂之固宜矣然後知先進者遇人特達亦不皆有是心方知知已之難得也夫見善而不能知雖善何為知而不能譽則如勿知譽而不能深則如勿譽深而不能久則如勿深久而不能終則如勿久翺雖不肖幸辱於梁君所知君為之言於人豈非譽歟謂其有古人之遺風豈非深歟譽而逺夫終身豈非久歟不幸梁君短命遽歿是以翺未能有成也其誰能相繼梁君之志而成之歟已馬哉天之遽喪梁君也是使翺之命久

迍邅厄窮也遂賦慼知已以自傷其言怨而不亂葢小
雅騷人之餘風也其辭曰
戚戚之愁苦兮思釋去之無端彼衆人之容易兮乃志
士之所難伊自古皆嗟兮又何怨乎茲之世獨厄窮而
不達兮悼知音之永逝紛予生之多故兮愧特于世之
誰知撫聖人教化之旨兮詢合古而乖時誠自負其中
心兮嗟與俗而相違趨一名之五稔兮尚無成而淹此
路岐昔聖賢之遑遑兮極屈辱之驅馳擇中庸之蹈難

兮雖困頓而終不改其所為苟天地之無私兮曷不鑒照於神祇心勁直於松柏兮淪霜雪而不衰知我者忽然逝兮豈吾道之已而

幽懷賦 并序

朋友有相嘆者賦幽懷以荅之其辭曰

衆囂囂而雜處兮咸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儻中懷之自得兮終老死其何悲昔孔門之多賢兮惟回也為庶幾超羣情以獨去兮指聖域而

高追固簞食與瓢飲兮寧服輕而駕肥望若人其何如兮慙吾德之纖微躬不田而飽食兮妻不織而豐衣援聖賢而比度兮何僥倖之能希念所懷之未展兮非悼已而陳私自禄山之始兵兮歲周甲而未夷何神堯之郡縣兮乃家傳而自持稅生人而育卒兮列高城以相維何兹世之可乆兮宜永念而遐思有三苗之逆命兮舞干羽以來之惟刑德之既修兮無遐邇而咸歸當高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羸師能順天而用衆兮竟掃寇

而戡隨況天子之神明兮有烈祖之前規剗弊政而還本兮如反掌之易為茍廟堂之治得兮何下邑之能違哀予生之賤遠兮包深懷而告誰嗟此誠之不達兮惜此道而無遺獨中夜以潛歎兮匪吾憂之所宜

釋懷賦并序

讀黨錮傳哀直道之多尤不容作釋懷賦其辭曰

懷夫人之鬱鬱兮歷悔吝而不離吾心直以無差兮惟上天之能知邪何德而必好兮忠何尤而被疑彼陳辭

之多人兮胡不去衆而訊之進盡言而不信兮退遠去
而不獲弗驗實而考省兮固予道之所厄昔師商之䂓
聖兮德既均而行草惟肝腸之有殊兮守不同其何責
願披懐而竭聞兮道既塞而已行路非險而不通兮人
忌我而異情王章直而獄死兮李固忠而陷刑自古世
之所悲兮矧末俗之哀誠哀貞心之潔白兮疾苗莠之
紛生令農夫以手鋤兮反翦去乎嘉茎豈不指穢而語
之兮佯瞪瞶而不肯聽歎釋去而不忍兮終留滯亦何

成當晨旦而步立兮仰白日而自明處一世而若流兮何久永而傷情樂此言而内抑兮壯大觀於莊生拔磬香之苣蘭兮樹蔦蔚以羅列斥通道而使蕪兮戀棘徑之中絶置春秋而詢心兮羌與此其奚别昔攙詞而約交兮期共死而皆居嗟所守之既異兮乃汗漫而遺初心皓白而不容兮非市直而望利忠不顧而立忘兮交不同而行棄悲夫不徇已而必仇兮諒非水火其何畏獨吾行之不然兮直愧心而懼義嘉山松之蒼蒼兮歲

苦寒而亦悴吾固樂其貞剛兮夫何尤乎小異欲静默而絶聲兮豈不悼厥初之所志抑此懐而不可兮終永夜以嘘唏

李文公集卷一

李文公集卷二

唐 李翺 撰

復性書上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

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與情不相無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者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

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于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于山非不泉也石不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不能為江為河為淮為濟東滙大壑浩浩蕩蕩為弗測之深情之動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者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

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

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步則聞珮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

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邪昔者聖人以之傳于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葢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壺黶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也非好勇

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葢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闕其教授者唯節行文章章句威儀擊劔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于剥也必復吾豈復之時邪吾自六歲讀書但為詞句之學志於道

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於越而吳郡陸傪存焉與之言之陸傪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于時命曰復性書以理其

心以傳乎其人烏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復性書中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有動有動必有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焉能復其性邪曰如之何

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於外情應於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為邪邪本無有心寂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

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

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為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

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
誠者定也不動也修道之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
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修是道而歸其本者
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顔子其人也道也者不
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
故也動則遠矣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

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一動是不覩之覩不聞之聞也其復之也遠矣故君子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註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也曰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則可以至於聖人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

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故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嗜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為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為也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焉孟

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摶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邪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共工放驩兜殛鯀竄三苗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于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

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憎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即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澈其渾之者沙

泥也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邪久而不動沙泥自沉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性將復為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

為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况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於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而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書矣

復性書下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乎哉受一氣以成其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

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况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

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
何人耶

李文公集卷二

李文公集卷三

唐 李翺 撰

平賦書 并序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

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為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為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飢四民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讐安既不

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為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斂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

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强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有仁義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

之而功及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隳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翺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能有行之者云爾

凡為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視百里之州為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畒之田五尺謂之步古者六尺為步古之尺小為茲時之尺四尺八寸則方一步為古之方一步餘三百六寸二分五釐也二百有四十步謂之畒古者步百為畒與此時不同而從俗之數則易行也一畒為古之田三畒也三百

有六十步謂之里古者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一井之田九夫三屋方三百步為一里也方一里之田九夫頃異名也方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畝百為頃五頃四十畝也古之里雖小其畝又加小所以古之方一里為田九頃茲時方一里為田五頃四十畝為古之田十六頃有二十畝也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五百四十頃也為古之田一千六百二十頃也百里之州五千有四億畝五萬四千頃也為古之田一十六萬二千頃也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五百四十萬頃也為古田一千六百二十萬頃也方里之內以十畝為之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蔥韭菜蔬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古者方一里為井為田九百畝農夫八家各受百畝公田八十

畝八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理私田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餘田二十畝爲閭井屋室茲時既加大一畝之田爲古之田三畝十畝之田爲古之田三十畝按其多少亦相若矣凡百里之州爲方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建通川大途之所更丘墓鄉井之所聚甽遂溝瀆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一萬九千四百四十頃也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亦如之高山大川則郭其中斬長綴短而量之一畝之田以強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

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畎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三萬四千五百六十頃也畞率十取粟一石為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禄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其田閒樹之以桑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于帛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畞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

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疋帛公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四億畒以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畒為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畛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葱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畒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一其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二十三億有四千畒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二千功功率十取一疋帛為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疋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

之禄以供賔客以問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
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
田桑凡十里之鄉為之公囷焉鄉之所入于公者歲十
舍其一於公囷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
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囷使勿偷饑
歲并人不足於食量家之口多寡出公囷與之而勸之
種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豊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
與之畜當戒必精勿濡以内於公囷窮人不能歸者與

之勿徵于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于溝洫不流而入於他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為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敎其在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生屋宇相鄰煙火相接於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有強暴之兵不敢陵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乎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

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廹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之謂也

進士策問第一道

問初定兩稅時錢直卑而粟帛貴粟一斗價盈百帛一匹價盈二千稅戶之歲供千百者不過粟五十石帛二十餘匹而充矣故國用皆足而百姓未以為病其法弗更及茲三十年百姓土田為有力者所併三分踰一其初矣其輸錢數如故錢直日高粟帛日卑粟一斗價不

出二十帛一匹價不出八百稅戶之歲供千百者粟至二百石帛至八十匹然後可足是爲錢數不加而其稅以一爲四百姓日蹙而散爲商以遊十三四矣四年春天子哀之詔天下守土臣定留州使額錢其正料米如故其餘估高下如上供百姓賴之以比兩稅之初輕重猶未相似有何術可使國用富而百姓不虛遊人盡歸於農而皆樂有力所併者稅之如戶而士兵不怨夫豈無策而臻於是耶吾子盍悉懷以來告

又第二道

問土蕃之為中國憂也久矣和親賂遺之皆不足以來好息師信其甘言而與之詛盟耶於是深懐陰邪乗我之去而欺神虐人係虜卿士大夫至兹為羞備禦之耶則暴天下數十萬之兵或悲號其父母妻子且煩饋餫衣食之勞百姓以虛弗備禦之耶必將伺我之閒攻陷城池掠玉帛子女殺其老弱係纍其丁壯以歸自古帝王豈無誅土蕃之成筞邪何邊境未安若斯之甚邪二

三子其將亦有說乎

李文公集卷三

李文公集卷四

唐 李翺 撰

從道論

中才之人拘於書而惑於衆傳言違衆不祥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翺以為言出於内則可守而為常則中人之惑者多矣何者君子從乎道也不從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然而非之道之私余將非

之豈知天下謷然而是之將是之豈圖是之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害乎故大道可存是非可常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攫其利已將非之先怖其害已然則遠害者心是而非之貼利者心非而是之故大道喪是非汩人倫壊邪説勝庸可使衆言必聽衆違必從之耶且夫天下蚩蚩知道者幾何人哉使天下皆賢人則從衆可也使天下賢人二小人三其可以從乎況貪人以利從則富者之言勝柔人以生從則威者之言勝中人

以名從則狷者之言勝而君子之處衆則諄諄然如愚怡怡然如畢當言而黙者三遊同而器異則黙待近而責遠則黙事及而時未則黙小人俱不然所以君子慎言而小人飾言君子俟時而小人徇時也然則君子黙於衆小人黙於獨皆事勢牽之豈心願耶學而從之者得以擇之矣嗚呼治世少而亂世多賢一伸而邪百勝在上者言貴和而不貴正在下者言貴從而不貴得設使一室之中一人唱而十人和一人訥則雖欲言之羣

而訧之矣是則和者人之喜默者人之怒吾寧從道而罹怨乎寧違道而從衆乎斯所謂辨難易而權是非矣或曰衆可違而不可從必乎曰未也君子怯於名而勇於實吾非衆之首衆非吾必從君子完其力而已則奚以違理不吾之悶辭非人必從君子耳其聲而已則奚以違所謂君子者進退周旋羣獨語默不失其正而不罹其害者葢在此而已矣

去佛齋并序

故温縣令楊垂為京兆府參軍時奉叔父司徒命撰集喪儀其一篇云七七齋以其日送卒者衣服於佛寺以申追福翶以楊氏喪儀其他皆有所出多可行者惟此一事傷禮故論而去之將存其餘云

佛法之流染於中國也六百餘年矣始于漢浸淫于魏晉宋之間而瀾漫于梁蕭氏遵奉之以及于兹蓋後漢氏無辨而排之者遂使夷狄之術行于中華故吉凶之禮謬亂其不盡為戎禮也無幾矣且楊氏之述喪儀豈

不以禮法遷壞衣冠士大夫與庶人娶葬無別為是而欲糾之以禮者耶是宜合于禮者存諸戀於禮者辨而去之安得專己心而言也苟懼時俗之怒己耶則楊氏之儀據於古而拂于俗者多矣置而勿言則猶可也既論之而書以為儀捨聖人之道則禍流于將来也無窮矣佛法之所言者列禦寇莊周言所詳矣其餘則皆戎狄之道也使佛生於中國則其為作也必異於是况驅中國之人舉行其術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存有

所養死有所歸生物有道費之有節自伏羲至於仲尼雖百代聖人不能革也故可使天下舉而行之無弊者此聖人之道所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而養之以道德仁義之謂也患力不足而已向使天下之人力足盡修身毒國之術六七十歲之後雖享百年者亦盡矣天行乎上地載乎下其所以生育於其間者畜獸禽鳥魚鼈蛇龍之類而止爾況必不可使舉而行之者耶夫不可使天下舉而行之則非聖人之道也故其徒也不

蠶而衣裳具弗耨而飲食充安居不作役物以養已者至於幾千百萬人推是而凍餒者幾何人可知矣於是築樓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鐵以形之髹良人男女以居之雖璇室象廊傾宮鹿臺章華阿房弗加也是豈不出乎百姓之財力歟昔者禹之治水害也三過其門而不入手胼足胝鑿九河疏濟洛導漢汝決淮江而入于海人之弗為蛟龍食也禹實使然德為聖人功攘大禍立為天子而傳曰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土階高三

足其異於彼也如是此昭昭然其大者也詳而言之其可窮乎故惑之者溺於其教而排之者不知其心雖辯而當不能使其徒無譁而勸來者故使其術若彼其熾也有位者信吾說而誘之其君子可以理服其小人可以令禁其俗之化也弗難矣然則不知其心無害為君子而溺於其教者以夷狄之風而變乎諸夏禍之大者也其不為戎也幸矣昔者司士賁告于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人之

襲於牀失禮之細者也猶不可況舉身毒之術亂聖人之禮而欲以傳於後乎

解惑

王野人名體靜益同州人始游浮山觀原未有室居縫紙為裳取竹架樹覆以草獨止其下豺豹熊象過而馴之弗害也積十年乃搆草堂植茶成園犂田三十畆以供衣食不畜妻子少言說有所問盡誠以對人或取其絲約酬利弗問姓名皆與或負之者終不言凡居二十

四年年六十二貞元二十五年五月卒於觀原茶園村人相與鑿木為空斂其屍埋于園中觀原積無人居因野人遂成三百家有尚怪者因謬王野人既死處士陳恒發其棺惟見空衣翺與陳恒相遇問其故恒曰作記者欲神浮山故妄云然元和四年十一月翺以節度掌書記奉牒知循州五年正月准制祭名山大川翺奉牲牢于山致帝命遂使斵木為棺命将吏村人改葬野人遷於佛寺南岡其骨存焉乃立木於墓東志曰王處士

葬于此削去謬記以解觀聽者所惑

命解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之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為哉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者有不求而得之者是皆命也人事何為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耶對曰是皆陷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盜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為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以千乘之富舉而立諸

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方用之不由其道雖一飯之細猶不可以受況富貴之大耶非曰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不為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已

帝王所尚問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曰帝王之道非尚忠也非尚敬與文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而已矣救野莫如敬

救鬼莫如文救僿莫如忠循環終始迭相為救如火之菑而燒也人知勝之于水矣勝于水者土也水之潰過其流者則必大為之防矣故夏禹之政忠殷湯之政敬武王之政文各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之時則尚忠矣湯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交地而居則夏先敬而殷尚乎忠矣故適時之宜而補其不得者三王也使黄帝堯舜居三王之天下則亦必為禹湯武王之所為矣由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道也若救殷之鬼不

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猶適於南而北轅其到也無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王天下而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是文與忠敬皆非帝王之所尚乃帝王之所以合變而行權者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不可休而作為之者爾

正位

善理其家者親父子殊貴賤别妻妾男女高下内外之位正其名而已矣古之善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言自家

之刑於國也欲其家之治先正其名而辨其位之等級名位正而家不治者有之矣名位不正而能治其家者未之有也是故出令必當行事必正非義不言三者得則不勸而下從之矣出令不當行事不正非義而言三者不得雖曰撻于下下畏其刑而不敢違欲其心服而無辭也其難矣或寵其妻或嬖其妾或聽其子或任其所使既愛之則必信其邪言信其邪言則害於人也多益於身者無有茍如此則名位必僭矣他人拒其間則

不和順其過則虧禮不正之則上下無章正之則不得其情不如已者言之則爲愚賢於已者言之則爲吾欺此治家之所以難也彼人者豈言其家之不治哉縱其心而無畏欲人之於我無違故及於斯而不知也然則可改而爲善乎曰耳目鼻口四支百骸與聖人不殊也聖人之道化天下我獨不能自化亦足羞也思其不善而棄之則百善成雖希於聖人猶可也改爲何有如不思而肆其心之所爲則雖聖人亦無可柰何

學可進

百骸之中有心焉與聖人無異也囂然不復其性惑矣哉道其心弗可以庶幾於聖人者自棄其性者也終亦亡矣茫茫乎其將何所如冉求非不足乎力者也畫而止進而不止者顔子哉噫顔子短命故未到乎仲尼也潢汙之停不流也決不到海矣河出崐崘之山其流徐徐行而不休終入于海吾惡知其異於淵之自出者邪

李文公集卷四

李文公集卷五

唐　李翺　撰

知鳳

有小鳥止於人之家其色青鳩鵲鳥之屬咸來哺之未久野之鳥羽而蜚者皆以物至如將哺之其蟲積焉羣鳥之鳴聲雜相亂是鳥也一其鳴而萬物之聲皆息人皆以為妖也吾詎知其非鳳之類邪古之説鳳者有狀

或曰如鶴或曰如山鷄皆與此不相似吾安得知其鳳之類邪鳳禽鳥之絶類者也猶聖人之在人也吾聞知賢聖人者觀其道由黄帝堯舜禹湯文王至于孔子顔回不聞記其形容有相同者是未可知也如其同也孔子與顔回並立于時魯國人曷不曰孔之回而顔之丘乎是可知也陽虎之狀類孔子聖人是以畏於匡不書七十子之服于陽虎也有人焉其容貌雖如驩兜惡來顔回子路七十二子茍從而師之者斯為聖人矣故曰

知賢聖人者觀其道似鳳而不見其靈者山鷄也則可似其形而鳳之云邪天下之鳥雖鳳焉鷹鶚鵰鴻其肯鳳之邪是鳥也其形如斯羣鳥皆敬而畏之非鳳類而何鳥至於宋州之野當貞元十四年

國馬說

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嚙國馬之鬉血流于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為之顧如不知也既駿馬歸芻不食水不飲立而慄者二日駿馬

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益其所羞也吾以馬往而喻之斯可矣乃如之於是國馬見駿馬而鼻之遂與之同櫪而芻不終時而駿馬之病自已夫四足而芻者馬之類也二足而言者人之類也如國馬者四足而芻則馬也耳目鼻口亦馬也四支百骸亦馬也不能言而聲亦馬也觀其所以為心則人也故犯而不校國馬也過而能改駿馬也有人焉忞其氣以乗人人容之而不知者多矣觀其二足而言則人也耳目鼻口亦人也四支百

骸亦人也求其所以為人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骸為人國馬者以形骸為馬以彼人乘國馬人皆以為人乘馬吾未始不謂之馬乘人悲夫

截冠雄雞志

翺至零口北有畜雞二十二者七其雄十五其雌且飲且啄而又狎乎人翺甚樂之遂掬粟投于地而呼之有一雄雞人截其冠貌若營羣望我而先來見粟而長鳴如命其衆雞衆雞聞而曹奔於粟既來而皆惡截冠雄

雞而擊之曳而逐出之已而競還啄其粟日之暮又二十一其羣栖于楹之梁截冠雄鷄又來如慕侶將登於梁且栖焉而仰望焉而旋望焉而小鳴焉而大鳴焉而延頸喔咿其聲甚悲焉而遂去焉至于庭中直上有木三十餘尺鼓翅哀鳴飛而栖其樹巔翹與之曰雞禽于家者也備五德者也其一曰見食命侶義也截冠雄雞是也彼衆雞得非幸其所呼而來耶又奚為既來而共惡所呼者而迫之耶豈不食其利背其惠耶豈不喪其

見食命侶之一德耶且何衆栖而不使偶其羣耶或吉曰截冠雄鷄客鷄也子東里鄙夫曰陳氏之鷄也死其雌而陳氏寓之于我羣焉勇且善鬬家之六雄鷄勿敢獨抗焉是以曹惡之而不與同其食及栖焉夫雖善鬬且勇亦不勝其衆而常孤遊焉然見食未嘗先啄而不長鳴命侶焉彼衆雞雖賴其名既至反逐之昔日亦由是焉截冠雄鷄雖不見答然而其迹未曾變移焉翺既聞之惘然感而遂傷曰禽鳥微物也其中亦有獨稟精

氣義而介者焉客雖義勇超乎羣羣皆妬而尚不與儔焉況在人乎哉況在朋友乎哉況在親戚乎哉況在鄉黨乎哉況在朝廷乎哉由是觀天地間鬼神禽獸萬物變動情狀其可以逃乎吾心既傷之遂志之將用警予且可以作鑒于世之人

題燕太子丹傳後

荆軻感燕丹之義函匕首入秦刼始皇將以存燕霸諸侯事雖不成然亦壯士也惜其智謀不足以知變識機

始皇之道異於齊桓曹沫功成荆軻殺身其所遭者然也及欲促檻車駕秦王以如燕童子婦人且明其不能而軻行之其弗就也非不幸燕丹之心苟可以報秦雖舉燕國而不顧况美人哉軻不曉而當之陋矣

拜禹言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翺敬再拜于禹之堂下自賓階升北面而立弗敢歎弗敢祝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哭而歸且歌曰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生人之常勤往者吾弗及兮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送馮定序

馮生自負其氣而中立上無援下無交名聲未大耀於京師生信無罪是乃時之人見之者或不能知之知之者則不敢言是以再舉進士皆不如其心謂生無感感益以他人為解子厲以雜文罷黜不知者亦紛紛交笑之其自負益明退學書感憤而為文遂遭知音成其名

當黜辱時吾不言其拙也豈無命耶及既得之吾又不自言其智也豈有命邪故謂生無戚戚生家貧甚不能居告我遊成都成都有岷峨山合氣於江源往往出奇怪之士古有司馬相如揚雄嚴君平其人死至兹千年不聞生遊成都試為我謝岷峨何其久無人耶其風侈麗奢豪羈人易留生其思速出於觙門之艱難勿我憂也

雜說

日月星辰經乎天天之文也山川草木羅乎地地之文也志氣言語發乎人人之文也志氣不能塞天地言語不能根教化是人之文紕繆也山崩川涸草木枯死是地之文裂絶也日月暈蝕星辰錯行是天之文乖盭也天文乖盭無久覆乎上地文裂絶無久載乎下人文紕繆無久立乎天地之間故文不可以不慎也夫毫釐分寸之長必有中焉咫尺尋常之長必有中焉百千萬里之長必有中焉則天地之大亦必有中焉居之中則長

短大小高下雖不一其為中則一也是以出言居乎中者聖人之文也倚乎中者希聖人之文也近乎中者賢人之文也背而走者盭庸人之文也中古以來至於斯天下為文不背中而走者其希矣豈徒文背之而已其視聽識言又甚於此者矣凡人皆有耳目心口耳所以察聲音大小清濁之異也目所以别采色朱紫白黑之異也心所以辨是非賢不肖之異也口所以達耳之聰導目之明宣心之知而惇教化阜風俗期所以不怍天

地人神也然而耳不能聽聲惡得謂之耳歟目不能别色惡得謂之目歟心不能辨是非好惡惡得謂之心歟口不能宣心之智導目之明達耳之聰惡得謂之口歟四者皆不能於已質形虗為人爾其何以自異於犬羊麋鹿乎哉此皆能已而不自用焉則是不信已之耳目心口而信人之耳目心口者也及其師曠之聰離婁之明臧武仲之智宰我之言則又不能信之於已其或恷然先覺者必謂其狂且愚矣昔管仲以齊桓霸天下攘

荆蠻以尊周室九合諸侯崇崇乎功亦格天下溢後世
而曾西不忍爲管仲也孟軻又不肯爲曾西向使孟軻
曾西生於斯世秉其道終不易持其道終不變吾知夫
天下之人從而笑之又從而詬之曰狂民爾頑民爾是
其心惡有知哉曾西孟軻雖被訕謗于天下亦必固窮
不可拔以須後聖爾其肯畏天下之人而動乎心哉世
俗之鄙陋迫隘也如此夫何敢復言安得曾西孟軻而
與之昌言哉

又

龍與蛇皆食於鳳龍智而神其德無方鳳知其可與皆為靈也禮而親之蛇毒而險所忌必傷且惡其得於鳳也不惟醫龍雖遇麟龜固將噬而亡之鳳知蛇不得其欲則將協豺犬而來吠嘷也賦之食加于龍以龍之神浮於食也將使飽焉終畏蛇而不能麟與龜瞠而謳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既而麟傷于毒伏于窟龜屏氣潛于殻蛇偵龍之寐

也以毒攻其喉而龍走鳳喪其助於是下翼而不敢靈

也

乾隆御覽之寶

李文公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李文公集卷六至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葉中桂

李文公集卷六

唐 李翺 撰

答韓侍郎書

還示云於賢者汲汲惟公與不材耳此言取人得無太寛否灼然太寛夫又何疑此事汲汲如嗜欲之未得自以為勝茍令君耳目所及書記所載未見其比何意忽然當一時而更有人也故具於後以當講學且自道無

愧蒹以為戲耳如愚之於人但患識昏智不足以察人為累耳茍以為賢則不要前人相知相識逢便見機巧有慧辨故身雖否塞而所進達者不為少矣其鑒賞稱頌人物初未甚信其後卒享盛名為賢士者故陸歙州韋簡州皆是也好善太疾智識未精彼勝於彼則因而進之或取文辭或以言論或以才行或以風標或以政術往往亦有不稱於前多矣不可以言其名然亦未嘗以為悔也其中亦有痛與置力後因禮節不足或因盡

言以詰之前人既非賢良遂反相毁損者亦有其人矣且龎士元云拔十失五猶得其半真大賢之言也如鄙人無位於朝阨摧於時㤝㤝惶惶奔走恥辱求食不暇自一千年来賢士屈厄未見有如此者尚汲汲孜孜引薦賢俊如朝饑求飱如久曠思通如見妖麗而不得親然若使之有位於朝或如兄儕得志於時則天下當無屈人矣如或萬一有之若陸歙州韋簡州之比猶奔走在泥土則當引罪在已若狂若顛朝雖飢不敢求飱曠

雖久不敢思通見妖麗閑暇而不觀視遷榮如鞭笞宫割之在躬夫又何榮樂而得安然也不知此心自古以來曾有人如是者否不知代有聖人排肩而生曾有一賢用心近於此者乎若古或有之幸示其人如或無之柰何乃言惟公與不材耳如凡者頗亦好賢必須甚有文辭兼能附已順我之欲則汲汲孜孜無所憂惜引拔之矣如或力不足則分食以食之無不至矣若有一賢人或不能然則將乞丐不暇安肯孜孜汲汲爲之先後

此秦漢閭尚俠行義之一豪雋耳與鄙人似同而其實不同也三五日前京尹從叔云某大官甚知重陸洿當時對云士所貴人知者謂名未達則道之家之貧則恤之身之賤則進之故也若陸洿之賢章然矣某官之知既甚矣某官之位日見於天子足以進人矣開幕辟士足以招賢矣而皆未及陸洿若如此之知知與不知果同也若實知乃反不如不知矣京尹不能對也大凡身當位得志於時慎閉口不可以言知人若知人而不能

進志未得而氣恬體安不引罪在已若顛若狂與夫不知人者何以異也如離婁與瞽偕行而同墜溝中或以無目不見坑而墜或以心不在行憂思之病而墜所以墜則殊其所以為墜則同也天下如瞽者鮮則其墜者皆離婁也心不在焉故也樂道此者葢以自勵非欲刺乎貴富之人當為再三讀之以代擊髀而歌焉某再拜

答獨孤舍人書

足下書中有無見怨懟以至疎索之說葢是戲言然亦

似未相悉也薦賢進能自是足下公事如不為之亦自是足下所闕在僕何苦乃至怨懟僕嘗怪董生大賢而著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凡人之蓄道德才智於身以待時用葢將以代天理物非為衣服飲食之鮮肥而為也董生道德備具武帝不用為相故漢德不如三代而生人受其斁頹於董生何苦而為仕不遇之詞乎僕意緒閒自待甚厚此身窮達豈關僕之貴賤耶雖終身如此固無恨也況年猶未甚老哉去年足下有相引薦

意當時恐有所累猶奉止不為何遽不相悉所以不數附書者一二年来往還多得官在京師既不能周遍又且無事性頗慵懶便一切晝斷祇作報書又以為茍相知固不在書之疎數如不相知尚何求而數書或惟往還中有貧賤更不如僕者即數數附書耳近頻得人書皆責疎簡故具之於此見相怪者當為辭焉

答皇甫湜書

辱書覧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悦無量有足發予者自

別足下来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
信秖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
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
補益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為愧僕性不觧諂佞坐不能
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於朝廷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
略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
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
積阨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恥灰燼而泯又無

聖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于後故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為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為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叙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悦而習焉而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曄漢書陳壽三

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
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疎數在
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于周漢而史官
敘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況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
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為恥當兹得于時者雖負作者之
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
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
行跡灼然可傳於後自以為能不滅者不敢為讓故欲

筆削國史成不刋之書用仲尼襃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為本羣黨之所謂為是者僕未必以為是羣黨之所謂為非者僕未必以為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名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翺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敘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有言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僕所為

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弈猶為勝也足下以為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乎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怪某再拜

答朱載言書一本作梁載言

某頓首足下不以某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

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可則皆曰其李君乎吿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具猶不足辱厚命况如某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大而深宏者耶雖然戚意不可以不荅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己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

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辨理辨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

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黄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腹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

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

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鶡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幷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

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惟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囅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吾所以不協于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

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

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書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非求益者欲速成竊懼足下不思乃陷于此韋踐之與翺書亟敘足下之善故敢盡辭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為犯李某頓首

李文公集卷六

李文公集卷七

唐 李翺 撰

論事於宰相書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己道之行不見己道之塞日度一日以至於黜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為謀者前後皆是也閤下居位三年矣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其所乖於物議者亦已多矣姦邪登用而不

知知而不能去柳泌爲刺史疏而不止韓潮州直諫貶
責諍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閣下尚自恕
以爲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
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遽自爲去就也切怪閣下能容忍
亦已甚矣昨日来高枕不寐静爲閣下思之豈有宰相
上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閣下天資畏慎人不能
顯辨其事忍恥署勑内愧私嘆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
吾言尚信我果爲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耶

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為相以為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為相以為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為相亦已久矣中書未嘗無宰相然則果何必於房杜姚宋況道不行雖臯陶伊尹將何為也房杜姚宋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謂賢者終不敢不進其心所謂邪者終不敢不辨而許敬宗李義府同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必不足以排之矣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尚自恕苟安於位

乎以閣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已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已私而他人公勇易斷也承閣下厚知受奬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獻盡言者未必多人幸蒙以國士見目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耳聽與怪在閣下裁之而已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三兩日来皆傳閣下以淄青未平又請東討雖非指的或慮未實萬一有之只可先事而言豈得後而有悔且

如房杜姚宋時政大耀而無武功郭汾陽二李太尉立大勲而不當國政閣下以舍人使魏博六州之地歸矣自秉大政兵誅蔡州久而不克奉命宣慰未經時而吳元濟生擒矣使一布衣持書渉河而王承宗恐懼委命割地以獻矣自武德以来宰相居廟堂而成就功業者未有其比是宜以功成身退養德善守為意奈何如始進之士汲汲於功名復欲出征以速平寇賊之為事耶自秦漢以来亦未嘗有立大功而不知止能保其終者

即韓侍郎親率重兵以壓境矣田司空深入賊地以立功矣夫人之情亦各欲成功在已惟恐居下顧宰相銜命領三數書生揹麾来臨坐而享其功名耶奪人之功不可一也功高不賞不可二也兵者危道萬一旬月不即如志是坐棄前勞不可三也凡三事昭灼易見豈或事在於已而云未熟邪伏望試以狂言訪于所知之厚者意切辭盡不暇文飾伏惟少賜省察翺再拜

薦士於中書舍人書

前嶺南節度判官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韋詞處士石洪明經出身十五年前曾任冀州糾前宣歙来石軍判官試太常寺協律郎路隨江西觀察推官試秘書郎獨孤朗右三人先已論薦一人繼此洛陳如韋之才能無方忠厚可保鄭與南中共更外患始終若一此人先爲一二閣人之所排詆闒宰相惑於流言都無意拔用如此材能豈可不達適足以厚其資耳石洪之賢優於李渤身遯而道光材長而器厚若在班列必有殊跡如路隨首以父

在蕃中未敢昏娶年六度矣不蓄僕妾居處常如在喪雖曾閔復生何以加此其見解高明事悉相類獨孤朗人物材能不後韓林起居比以伯父年高罷舉歸侍遂伯父之身豈非厚於孝而薄於名者耶凡此四人材能行義超越流輩自二年來閱除書采擢後進多矣未見勝之者或隔以浮言或限以資敘賢者自處而不求苟進在上者無超異之心因循而不用則馮唐白首董生不遇何足怪哉翺以為宰物之心患時無賢能可以推

引未聞其以資敘流言而蔽之也天下至大非一材之所能支任重道遠非徇譏狠之心所能將明也嗟夫翺之説未必果信於兄兄之言亦未盡行於時雖殷勤發明何有成益但知而不吿則負於中心耳

謝楊郎中書

月日鄉貢進士李翺再拜前者以所著文章獻于閣下累獲咨嗟勤勤不忘翺𤯝性多感激每讀古賢書有稱譽薦進後學之士則未嘗不遥想其人若與神交歎息

悲歌夜而復明何獨樂已往之事哉誠竊自悲也臨空
文尚慨慕如不足况親遇厥事覯厥人哉幸甚幸甚翺
自屬文求舉有司不獲者三棲遑往来困苦飢寒踣而
未能奮飛者誠有說也竊惟當兹之士立行光明可以
為後生之所依歸者不過十人焉其五六人則本無勸
誘人之心雖有卓犖奇怪之賢固不可得而知也其餘
則雖或知之欲為之薦賢於人又恐人之不我信因人
之所不信復生疑而不自信自信且猶不固矧曰能知

人之固是以再往見之或不如其初三往見之又不如其再若張燕公之於房太尉獨孤常州之於梁補闕者訖不見二人焉夫如是則非獨後進者學淺詞陋之罪也抑亦先達稱譽薦進之道有所不至也孔子曰舉爾所知古君子於人之善懼不能知既知之恥不能譽之能譽之恥不能成之若翺者窮賤樸訥無所取然既為閣下之所知敢不以古君子之道有望於閣下哉不宣翺載拜

與陸傪書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挍書郎年止於二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卒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為善者將安所歸乎翱書其人贈於兄贈於兄益思君子之知我也與李觀平生不得相往来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謂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揚子雲矣書已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知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于前當下筆時復得

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揚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兹世之文古之文也非兹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寫之誦其文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嘗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所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為者亦書以贈焉亦惟讀觀愈之辭既試一詳焉翺再拜

答侯高第二書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時報三讀足下書感嘆不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存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開難出之辭如此之無愛乎前書所以不受足下之說而復闢之者將以明吾道也吾之道非一家之道是古聖人所由之道也吾之道塞則君子之道消矣吾之道明則堯舜文武孔子之道未絶於世也前書若與足下混然同辭是宫商之一其聲音

也道何由而明哉吾故拒足下之辭知足下必將憤予而復其辭也足下再三教我適時以行道所謂時也者乃仁義之時乎將浮沈之時乎時茍仁且義則吾之道何所屈焉爾如順浮沈之時則必乘波隨流望風高下焉茍如此雖足下之見我且不識矣況天下之人乎不修吾道而取容焉其志亦不遐矣故君子非仁與義則無所為也如有一朝之患古君子則不患也吾之道學孔子者也孔子尚畏於匡圍於蒲伐樹於桓魋逐於魯

絶糧於陳蔡之閒夫孔子豈不知屈伸之道耶故賢不肖在我者也貴與富貧與賤道之行否則有命焉君子正己而須之爾雖聖人不能取其容焉故孔子謂子路子貢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何為至於此子路對曰意者吾未仁且智耶而人之不我信與行也子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盍少貶夫子之道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

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爾不修道而求為容賜也而志不遠矣謂顏淵如謂由賜顏淵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世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蓋歎之也以孔子門人三千其聖德如彼之至也而知孔子者獨顏回爾其他皆學焉而不能到者也然則僕之道天下人安能

信而行耶足下之言曰西伯孔子何等人也皆以柔氣汚辭同用明夷也以避禍患斯人豈浮世邪人乎西伯聖人也羑里之拘僅得免焉孔子聖人之大者也其屈阨如前所陳惡在其能取容於世乎故曰危行言遜所以遠害也其道則不爾其能遠之與否而必容焉則吾不敢知也非吾獨爾孔子亦不知也僕之道窮則樂仁義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行之於天下也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人有得於吾之功者爾天之生我也亦

必有意矣將欲愚生民之視聽乎則吾將病而死尚何能伸其道也如欲生民有所聞乎則吾何敢辭也然則吾道之行與否皆運也吾不能自知也天下人安能害於我哉足下又曰吾子夷齊之道也如僕向者所陳亦足以免矣故不復有所説若韓孟與吾子之於我心故知我者也茍異心同辭皆如足下所説是僕於天下衆多之人而未有一知己也安能動於吾之心乎吾非不信子之云云者也信子則於吾道不光矣欲默默則道

無所傳云爾子之道子宜自行之者也勿以誨我

李文公集卷七